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義門讀書記卷八至十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王永鎮

義門讀書記卷八

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撰

詩經

小雅鹿鳴之什常棣二章言他日族葬于原隰之間惟此兄弟也

六章具字不必說到生死唐王維詩遥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可與此詩對看

伐木　此與上常棣篇疑皆周公作安溪先生謂二詩實相首尾有伐木而常棣之義益明

二章箋云此言許者伐木許許之人　上許字作前

南陔序　方勺曰陔何以有戒意據周官祴夏儀禮作陔夏則陔通于祴且辰窮于亥是戒之時也

南有嘉魚之什南有嘉魚序太平君子　平下脫一之字

蓼蕭四章鞗革沖沖　沖作忡

六月五章至于太原　太原先儒無明文其即書之所

謂原隰乎亭林說得之

采芑三章䡄彼飛隼　䡄作𩥇

車攻二章傳田者大芟草以為防　芟作艾

吉日四章箋酌而醴羣臣　醴作飲

鴻鴈之什沔水首章䡄彼飛隼　䡄作𩥇下同

鶴鳴首章魚潛在淵二句　箋云此言魚之性寒則逃

于淵溫則見于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按如箋

云次章何以復有變文當從毛傳良魚在淵小魚在渚

之説為長

白駒　安溪先生云此勸隠之詩也賢者之去同僚惜之故欲縶維朝夕而喜其賁然相顧然又決之曰行也使爾為公為侯則憂深責重暇豫未有期矣優游者猶豫遲廻之意言不必優游而可以勉決其遁思士大夫勇于去如此其時勢可知矣末章望其音問常通則朋友之情也

斯干三章君子攸芋　箋云芋當作憮按集韵憮芋同

一字

六章箋云乃鋪席與羣臣安燕為歡以落之　落别本作樂按落字近之然釋文有樂字

八章家室君王　家室作室家

箋宣王將生之子　將作所

九章箋云紡塼習其一有所事也　一作所所字衍

無羊四章牧人乃夢　言牛羊息而牧人乃就寢矣

節南山之什節南山四章勿罔君子　箋云勿當作末

按此本又誤刊為末下同正義云末略欺罔

正月十章箋云終是用踰度陷絶之險女不曾以是為意乎　是用作用是不曾作曾不

十月之交首章朔月辛卯　月近刻作日者非說見學齋呫嗶及魏了翁正朔考

四章家伯冢宰　冢作維箋云冢宰掌建邦之六典按先鄭注周禮以宰為宰夫者得之若冢宰不應敘司徒下也

小旻四章箋云爭言之異者　爭下脫一近字

五章箋云王之為政者　者作當去聲

小宛首章　安溪先生云鳩一生九子以為兄弟之喻鳩飛戾天喻人能自奮也故思念父母其心憂耿達於明發守身之志決矣

二章　惡旨酒者以顧養也畏天命者子之翼也

三章四章　中原之菽蕃其種也螟蛉之子肖其類也草木昆蟲猶有種類人受教誨于父母而不以善似之

可乎此所以日月征邁以求無忝此兩章申有懷二人之意

四章題彼脊令箋云不有止息　有作昔

五章六章　桑扈而啄粟塡寡而岸獄民物失所甚矣當此之時何以修身而避咎乎溫溫矣而惴惴惴惴矣而戰戰兢兢惕彌深矣集木矣而臨谷臨谷矣而履冰危彌至也此其所以守身而庶幾其不辱親也此兩章申各敬爾儀之意

小弁五章　此比王不恤后與太子將自同無枝之壞木而猶莫知悔悟徒有他人為之憂也

七章析薪扡矣　扡作扡

箋不欲妄挫折之　挫折麻沙本挫析

八章傳有越人于此關弓而射之　之作我

巧言首章亂如此憮　憮作幠下同

六章箋云言力勇者謂易誅除也　言下脫一無字

既微且尰　尰作尰

何人斯首章維暴之云　維誤誰

二章　言從行唯我與汝非女誰為之也

巷伯二章傳縮屋而繼之　縮廖本揗疏云謂抽也

七章箋云以言此譖人欲譖大臣　大臣起下君子

谷風之什蓼莪首章　蓼蓼長大則常長育者深矣乃

匪我而蒿匪我而蔚豈不辜負天地以興子之不才辜

負父母之生長也

箋我已蓼蓼長大貌視之以為非我故謂之蒿　貌作

我故作反

三章　缾受酒于罍缾罄則罍恥子受身於父母子無善可稱則為父母之羞故寡德之民其生也不如死

五章六章　末二句有自責之意非徒遭亂自傷而已

大東序　譚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去周京二千餘里録東人之詩則天下無不困于勞役可知也箋謂言其政偏蓋未盡得經意

三章　穫而為薪已失其生理矣況恐加之浸乎

四章　箋云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按以周為舟乃庾詞也欲言之無罪耳

五章箋從旦莫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　旦下脫一至字辰下疊一辰字

七章傳翕如也　如作合

四月八章箋此言草木尚各得其所　尚作生

小明首章　明明上天即後二章神之聽之之根脈非但人窮則呼天也

四章五章　彼共人爾君子皆作詩者自謂也無恒安處憚毒皆安于命也靖共爾位憂畏惟一于義也神聽而式穀則天之所相罪詈譴怒亦可以不至矣自勵亦以自釋也

箋是使聽天乎命　乎作任

鐘鼓四章傳南夷之樂曰南　下南字近刻任者非

楚茨三章笑語卒獲　安溪先生云笑語卒獲即禮思其笑語之意祭之時如在其上也

四章箋云祝徧取黍稷牢肉魚擩于醢以授尸四句
分解齊稷匡勑四字
信南山三章疆場翼翼　張晏漢書注至此易主故曰
易
四章箋云獻瓜菹于先祖者順孝子之心也　順字行
甫田之什甫田我取其陳傳尊者食新農夫食陳
上字從渠陽雜鈔增　廖本有上字
箋云倉廩有餘云云　鄭箋即社倉出陳易新之法所

本

大田四章　甫田之來止春遊而省耕也大田之來止秋豫而省斂也

鴛鴦三章乘馬在廐　廏誤廐下同

頍弁三章如彼雨雪二句　言衰端先見也

賓之初筵三章傳屢敗也　敗作數廖下無也字

魚藻之什采菽首章箋王饗賓客有生俎　生作牛

角弓二章箋則天下之人皆知之　知作如

六章箋若教使其為之必也　之必作必能

都人士三章我心苑結　苑作菀

瓠葉序　棄禮不行則無以懷諸侯此戎狄所以叛也

首章箋飲食而曰嘗者　食作酒

漸漸之石序　東征久役京師內虛于是申戎之難作

矣　役久病在外　在作於

三章　安溪先生云豕皆能涉水者也今且見其蹢則

澤涸可知故月離畢而望其滂沱而下也俾字乃欲雨

之詞

大雅文王之什文王二章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　毛以侯字屬下句鄭則以陳錫哉周侯五字為句

不顯亦世傅世者世祿也　上世字作仕

七章上天之載四句　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大明六章傅維行太任之德焉　維作能

緜首章自土沮漆　土漢書作杜齊詩也

未有家室　亦禮運篇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

窟夏則居橧巢之意與下築室于兹相對毛傳論髙而非詩人之意

三章箋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　者下脫一皆字

七章　宗廟社稷朝市煥然皆新流離播遷之日規模宏遠如此所以能創業垂統也

旱麓　安溪先生云豈弟之實作人是也物各從其類而君子善類之宗故韓子曰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此豈弟之實也

思齊二章箋云無是痛傷　下脱其所為者四字按沿

革例云建大字本有此四字

皇矣首章箋赫然甚明　明下脱一以字

上帝耆之傳耆老也　老作惡因下箋云而誤

五章　楚詞惜誦云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為此伴也

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為此援也畔援之義蓋如之

文王有聲三章傳淢城溝也　城作成下大小適與城

偶之城亦作成

生民之什生民首章　履帝武當從鄭箋不然則下二章反遠于人情矣

三章誕寘之隘巷二句　傳故承天意而異之于天下按此說過迂

鳥乃去矣二句　人往收取鳥乃去也傳言于是知有天異則上云承天意者失詩之本義矣

四章蓺之荏菽傳荏菽戎也　戎下脫一菽字

七章釋之叟叟　釋作釋下同

八章于豆于登　登作登

行葦四章箋薦之禮非葅則醓醢也　非作韭

既醉首章箋天又助女以大德　德作福

三章箋天既與以光明之道　與作助

公尸嘉告　公尸先公之尸也皇尸先王之尸也言公尸者舉遠以該近

七章箋使祿福天下　祿福作錄臨

公劉序箋云反歸之成王　反作及

四章箋與羣臣士大夫飲酒以樂之　樂作落

六章箋止基作宮室之功也　也作止

卷阿二章傳女則得伴奐而優自休息也　優下脫一游字

六章如圭如璋　圭作珪

七章箋亦與衆鳥也　與作亦

九章傳出東門曰朝陽　出作山

民勞首章以定我王箋言我者同姓親也　今人皆不

知我字之義

板三章箋及忠告以善道　及作欲

蕩之什蕩八章殷鑒不遠二句　示厲王當以殷為鑒

也

抑序　閻若璩云桒衛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己丑即位

上距厲王流彘之年已三十載安有刺厲王之詩或曰

追刺尤非虐君見在始得出詞其人已逝即當杜口是

也序云刺厲王非也

四章洒掃庭内　庭作廷箋云不洫政事洫作恤

七章　上言恭下言敬所謂抑抑威儀也

八章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出于上之化下亦猶之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也

箋云童羊譬皇后也　皇作王

九章箋二者竟不同　竟作意

十一章匪為用教　為用作用為

十二章箋不及遠也維近耳　不及作乃不

桑柔二章民靡有黎　黎民黑髪之人言壯丁俱盡也

六章好是稼穡　釋文云家王申毛音駕謂耕稼也鄭作家謂居家也下稼穡維寶句同穡本亦作嗇王申毛謂收穡也鄭云吝嗇也尋鄭家嗇二字本皆無禾下稼穡卒痒始從禾按此則此章稼穡二字皆當作家嗇

十四章予豈不知而作箋而與也　與作女

雲漢序　宣王之詩首之以雲漢者畏天勤民省躬厲治為中興之本也

首章寧莫我聽箋曾無聽聆我之精神而興雲雨　神作誠

二章寧丁我躬　言寧使已身獨當其災也

三章靡有孑遺箋幸其餘無有孑遺者　幸作令

六章　祈年以下言自此庶幾改過遷善敬事羣神勿以怒我之故致民被其災也

嵩高序　陳君舉曰宣王中興亦只理會牧伯而已故韓侯在韓召虎在淮申伯在荆方叔在齊按方叔山甫

之誤

首章　商頌亦曰降予卿士即書所謂命于帝廷者也

三章　傅御傅所云近之

五章往近王舅　近作迋按說文迋在丌部與近非一

字　廖本作迋

烝民三章傳喉舌冢宰也　惟冢宰得稱喉舌

韓奕序箋云為國之鎮所望祀焉　所作祈

首章韓侯受命箋韓侯受王命為諸侯　諸侯作侯伯

五章有貓有虎　禮有貓虎之祭似即指食田鼠者言之

六章溥彼韓城二句　韓燕當如王子邕之説兼据水經注

王錫韓侯四句　服蠻荆而定申伯伐玁狁而錫韓侯於是南夷不得與北狄交山甫城東方召虎平淮夷其聲勢又足以相應三面底寧西京復見成康之盛矣

江漢三章　曰至于南海則五嶺之外固嘗臣服建置

于周矣東遷而後南風日競隅限不通史失其傳秦人夸詐遂謂蜀與越地皆至秦始開耳

常武二章　安溪先生云皇父為大司馬程伯休父則小司馬也

召旻二章蟊賊內訌箋爭訟相陷人之言也　人作入

六章　頻以喻政中以喻德

周頌清廟之什維天之命序　周頌告太平之語出于此

維清肇禋箋始祭天而枝伐也　枝作征

烈文　安溪先生云此祫祭之詩辟公則先公也維王則太王王季也

執競序　執競其敬十四字皆釋文誤刊為箋

臣工之什臣工　安溪先生云此與下篇以嗟嗟噫嘻發端蓋稼穡艱難故重其詞也

亦又何求箋云時歸當何求于民　時作女

噫嘻箋云使民疾耕發其私田　下脫竟三十里者言

一部一吏主之于是民大事耕其私田廿一字

豐年傳廩所以藏齍盛之穗也　按此則廩與倉異

潛傳潛槮也　魚冬負冰故曰潛不當解為魚具

箋鰋鮎也　古人以鮎薦獻

閔予小子之什小毖　成王因祿父三監之亂懲艾悔

禍卒能守成故歌以祀之也

良耜其鎛斯趙　吳斗南云莊周書銚鎒于是乎始修

詩序乃錢鎛又其鎛斯趙毛謂錢為銚鎛為鎒銚與鎛

相須為用者故詩人言鎛必以是兼之疑古銚趙通

以開百室　箋云百室一族也又云一族同時納穀親

親也云云按族譜序何以無引此者豈緣疏中引四閭

為族耶

魯頌有駜首章箋云此喻僖公之用臣云云　説文駜

馬飽也

泮水序　明其為頌魯公也諸侯能究宣王化則頌魯

即所以頌周焉耳其辭也繁與周頌之體異或追作于

僖公時歟若以為頌僖公能修復泮宮則詩中未嘗一言及修復也

首章從公于邁箋于行邁行也　上行字作往

七章式固爾猶箋謀為度已之德　為作謂

閟宮　魯不當立姜嫄之廟僖公又不得攘服楚之功如是而侈然頌之孔子奚取焉曰此頌之變也風有變風雅有變雅頌獨無變乎美盛德之形容而不誠錄其美即寄其刺也若小毖者其亦周頌之變乎

三章莊公之子　公羊之說曰臣子一例特謂其尊卑不復變僖雖閔之庶兄生為之臣死不得而先之耳非僖當為閔後也此詩云莊公之子夫子取之

八章居常與許箋周公有常邑許許田未聞也　作周公有嘗邑所由未聞也按此條廖本最善

商頌長發首章幅隕既長箋隕當作圜　誤作圓下同

三章聍假遲遲箋天命是故愛敬之也　命作用

六章武王載旆箋勇敢不懼　敢作敎

七章有震且業箋畏吾之震　吾作君

殷武序　幽厲傷之周轍以東降爲國風雅頌聲寢以

殷武終𦡦𦡦思有如髙宗者出也

義門讀書記卷八

義門讀書記卷九

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撰

左氏春秋

隱公　春秋之作曷為不托始於惠公而始於隱公曰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書也隱公被弑之君也

三年將立州吁乃定之矣　桓公亦非適子故云

四年石碏使告于陳　拒守之策必具

六年往歳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　周鄭交惡而陳桓公方有寵於王故不許鄭成　鄭既結怨於陳又懼王之將討之也故朝周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

陳及鄭平　陳既不失王寵又得鄭援七年

鄭公子忽在王所至乃成昏　鄭既朝周陳遂復與鄭為好且結昏以固其交與忽為昏忽在王所使王知昔之惡今之好皆為王也

八年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　猶守卿士之舊職

十年鄭師入郊　注以郊為遠郊吾疑之郊周邑也貽

二十三年晉人圍郊意鄭既伐宋復命于王且將請討

蔡衛陳故身自入見駐師于郊也

十一年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

之顛　子都殺潁考叔而鄭莊不能討何也豈惜其材

耶後之詛也其特以安靜軍心耶

乃與鄭人　鄭師先登故

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　其田去鄭遠甚鄭即力足以服之亦不能越國以鄙遠也

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　幾事不密則害成授則授之何為漏言

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　隱之攝政已踰十年桓公不為少矣貪權懷寵不早歸政于是啟羽父之邪謀又不能明告于國執而戮之進退無據身死人手

非不幸也

桓三年惡𣲖伯之多寵人也　似隋之獨孤后

五年王奪鄭伯政　至是并奪其在卿士之職

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

所謂攻瑕則堅者亦瑕也季梁亦曰偏敗衆乃攜矣鄢

陵之役晉之勝楚者亦然

祝聃射王中肩　射王中肩而不書王師敗績于某不

忍言也

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 以鄭嘗大敗戎師故六年

鄭忽以其有功也怒 棄禮而驕宜其不終也

八年所以怒我而怠寇也 田單以是破燕

十一年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鋭師宵加于鄖

唐太宗中分麾下竟擒夏王

十二年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 南門楚軍所在

絞人既敗必走北門故移軍斷其路

孤之罪也皆免之 莫敖既死羣帥自可宥十三年

十五年許叔入于許　因鄭亂

將納厲公也　同盟故

莊六年請殺楚子　殺亦何益

八年姑務修德以待時乎　喪心

十三年齊人滅遂而戍之　遂虞後也陳胡公遂之小

宗齊人滅遂故戍齊者即為陳氏

十四年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　討背盟而挾天子以

臨之

厲公入遂殺傅瑕　懲祭仲也晉惠公亦殺里丕

十八年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　至實惠后　亦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之例

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　曾自隱公二年即與戎為潛之會及齊桓始伯之明年經即書追戎濟西此五伯攘夷之明效戎以好來莊恃中國之大援絶不與通復追而蹙之故傳曰不言其來諱之也

十九年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　衛惠公

之復入也王人子突救衛以佐黔牟衛方怨王故子頹以衛師伐周

二十年冬齊人伐戎　戎居北方議齊之後不先翦之未可以及遠也故自是年書齊人伐戎至三十年冬書齊人伐山戎明年六月書齊人來獻戎捷經營十年始成斬孤竹刜令支之績書齊人偉其伐也　夏書齊大災而冬興伐戎之師于是知管仲之治國能寬民力矣

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　有生之樂無死之心何

得不敗

二十五年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獻公之子九人唯

存重耳豈非天道

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　賂外嬖與東關嬖素非居

内公既不疑為姬所得使且與三公子之徒非日相接

謀不得洩也　二十八年

三十二年成季奔陳　觀其如陳葬原仲則陳之于季

友可知

閔二年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　使無虧戍曹與衛同禍福也

僖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　齊以伐楚召諸侯楚必預為備預為備必戰戰則勝負未可知也今因伐蔡而猝移師臨楚楚無備必震震而後可服也此齊之得也齊以伐楚召諸侯楚素強陵暴中夏諸侯懷兩端必有至有不至前此一再謀伐楚而不果可驗惟率之伐蔡則諸侯無所顧忌而畢至因而刼其衆

以伐楚諸侯在其術中有不唯命者乎雖然非素約也
心與力之不一其何以戰屈完來即與之盟而退唯用
其虛聲焉耳又齊之得也

先君之好是繼　見衆之與已者固

五年王使周公名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
以少安　楚方僭王猾夏而惠王反欲撫鄭以從楚牽
于私故也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父子之倫不正則夷夏
上下之防裂焉輔之以晉者晉侯前年方殺其世子從

君于昏者也

六年楚子圍許以救鄭　楚人圍許惠王啟之也齊桓有志于尊周攘夷而王自沮敗之于是乎周之不可復振也定矣

七年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至齊侯辭焉　齊因子華足以破鄭然鄭與齊非接壤破之而不能有也徒足為楚宋之資且勸諸侯以自封于名為不順辭子華敬仲之善相時勢也又獲令名焉

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　齊始為首止之會本以正父子之倫令總其罪人以臨之則前後名義自相違反故曰鄭有辭鄭之叛以王故也總其罪人以臨之豈惟鄭有辭亦豈能定王太子哉

八年鄭伯乞盟請服也　亦以襄王新立故

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胙　賜齊侯胙者報其首止之功也齊桓承之以恭所以為霸者之極盛

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　首止之盟鄭伯逃歸

惠王實使周公命之且曰輔之以晉皆不與桓同心者也故晉侯來會周公沮之

十五年征繕以輔孺子　陰飴甥征繕以輔孺子有種蠡之才王城對秦伯之詞才智縱横卒脱其君可謂能矣惜乎所見不遠惠公之入不能輔以正誼至于内外交怨身為敵禽使其先如外傳所載狐偃之教重耳者焉至是哉故處事當先經後權用人當先仁後智也

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　呂甥之言近于

縱横獨四語深溫惻惻動人

十八年鄭伯始朝于楚　齊桓冬死而鄭伯春朝楚矣悲夫

邢人狄人伐衛　邢人不念狄之非族類已之甞見廹盟主新亡背德即讎與伐同姓其取滅也宜

二十二年楚人伐宋以救鄭　此楚子也稱人者何不與夷狄之勝中國也

二十四年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　宋本無弟字

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　滅同姓者不惟衛侯于譏貶之中獨名焉者甚之也齊桓公存三亡國創伯之功于是為大衛邢均為桓公所建盟主死而遂倍之使齊狄共謀其難衛侯于是曾狄人之不若矣

二十八年少長有禮　蔿賈曰子玉剛而無禮晉侯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勝敗決矣

二十八年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　晉侯舉賢任人若此何可當也

子犯曰子玉無禮哉至既戰而後圖之　子犯長于治國先軫長於用兵于此可見

胥臣蒙馬以虎皮至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　先犯陳蔡蓋偏敗則衆携又知特為楚人所脅莫有鬬心也然楚人慓疾難與爭鋒故上軍急麾下軍使退勿乘勝即攻其堅欒枝偽遁下軍望見其旆整衆而退也恐楚人知之曳柴揚塵則真若不能支楚者而後楚之二師盡鋭馳之原卻以中軍横擊楚之中軍左師斷而為二

子玉見二師不能相救乃收其卒以自完而左師遂為晉之上下二軍悉力夾攻于西僅以身免矣楚師背酅而舍先據形勝故必俟其動而後擊之所謂致人而不致于人也

是冀土也而可以濟師　楚人信鬼故曰可以濟師

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　楚起蠻夷其與中國戰亦用中國攻中國而楚人不以當敵如是役則以陳蔡為右申息為左陳蔡其所役也申息其所滅也陳蔡先

潰申息爲晉兩軍夾攻中軍横擊復潰子玉即收其卒而止中軍皆王族未嘗肯使罹于鋒鏑也及成王之罪狀子玉止曰若申息之老何盖申息久爲楚地猶所惜也陳蔡之人熸焉則不問矣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　不許請隧而私作三行其後遂沿之爲新軍晉文公所謂自踰短垣者私家勢盛卒至分晉孔子謂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諒哉

文六年宣子于是乎始爲國政至使行諸晉國以爲常

法　趙宣子之治晉可謂能矣然當襄公既歿遂不免于舉棋不定之患復結秦晉數世搆兵之禍趙氏亦幾滅其族吾於是而歎田文之論相雖聖人不能以易也

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是時政在諸侯三國適皆伯主之後天變之大者非三國當之孰應其占哉

十八年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　借莒僕以脅宣公文子之私也辭則

嚴矣君方授之邑臣乃出諸竟于是始政在大夫

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　書公子遂者惡其殺嫡立

庶以其國外市也曰先君之母弟也而所為若是哉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納賂不使遂而使行父

行父為政遂與之共其功也且姜氏歸我矣其無變矣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　放胥甲而不問趙

穿桃園之械兆矣侵崇無功宣子若為不聞也者所以

深結穿之心也

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　天方授楚晉君又不君也而林父惟賂之求失伯宜矣是故邲之敗猶罪之小者也取賂而崇二國弒君之賊使三綱淪而九法斁有王者作林父其服上刑哉

二年亡不越竟反不討賊　亡不越境盖有待也不惟不討賊而反俾賊逆新君盾之與于弒也其何所逃哉

乃宦卿之適而為之田以為公族　至晉于是有公族餘子公行　無公族之實而徒滋他族以逼君六卿分晉

始兆矣抑趙盾之謀多樹黨以自衛也此說予癸亥所記後見朱子語類已云然

正卿出走側室在内猶能為變况公族成縣餘子公行皆强家乎

趙盾請以括為公族　盾以中軍帥兼領公行則左右之士皆歸掌握伏甲嗾獒無自發矣人知其不敢以貴加宗子而不知實據親近之地以逼君也

四年襄公將去穆氏　欲去穆氏懲子公也

八年襄仲卒而繹　襄仲卒而猶繹遂東門之漸也

盟吳越而還　吳越盟而莊王得以入陳鄭圍宋敗晉諸戎和而悼公得以三駕爭鄭未有遏鄙多故可以圖伯者也反而行之則夫差方敗齊長晉而勾踐已入吳矣

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徵聘而厚賄其使明年之秋王人復報聘蓋自晉襄既亡雖秉禮如魯亦不復翌戴天子矣此孔子所

以進桓文歟

十年公如齊奔喪　德惠公之定其位故奔喪

諸侯之師戍鄭　宋本無此六字

十一年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至遂服于晉　衆狄服

晉而潞與甲氏留吁之勢孤矣中行范氏之武功成子

之餘澤也

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莊王入陳

而縣之固不可以令于諸侯乃聞申叔時之言遂并納

孔儀則亦未盡乎討罪之道也夫宣淫于朝專戮直臣使國亡主滅者宜與徵舒比而誅之而乃使得返其國以從政何以懲惡而謝陳之宗社哉

十二年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至師遂濟

厥為司馬師律其所司也先縠專命厥不能請于林父以戮之乃明知必敗而唯欲分其罪于羣帥趣之使濟其誤林父以敗國殄民者豈不尤重于縠哉後世當國之臣由厥之邪謀求其惡有所分而禍獨被于宗社者

多矣嗚呼悲夫

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　求諸侯而待以無禮其誰堪之鄭之不殺馮力不贍也且邲之役欺晉而失大援故也孫叔其既亡乎楚莊之志盈矣

十五年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晉既畏楚而棄宋又使解揚詐以誤之無威而失信諸侯其誰不解體

十七年郤子至請伐齊　楚莊未死而遽謀報齊先睚
眦之忿後社稷之憂郤氏之無後于晉也宜哉

十八年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
援者仲也夫　投鼠忌器故宣公薨而季文子乃敢逐
東門氏

義門讀書記卷九

義門讀書記卷十

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撰

左氏春秋

成元年為齊難故作邱甲　五伯衰而諸侯無所統壹強凌弱衆暴寡患始及民矣書作邱甲傷天下之無伯也

鋭司徒免乎　婦人内夫家何以反不問辟司徒二年

不可則聽客之所為　曰聽客之所為是役也非惟國佐善辭齊之廟謨亦素定矣富弼以死爭獻納二字于遼寀相反不難徇敵國之欲則如之何哉　國佐本以賂求成而晉人反為其正議所屈侮人者還自侮也其自為謀也則過矣至何勞錮焉　共王是時十二歲耳而其語何明且盡也使復有若子文孫叔敖者輔之豈其有鄢陵之失哉　共王之言如此而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致巫臣怨二子而謀害楚國不能

禁之何哉蓋明者必貴濟之以斷使漢昭帝能辨上書者之詐而不能去蓋主上官桀則亦無救于國家之禍也已

三年以君之靈至所以報也　其為言也文而有禮忠而能力一句一字皆有義理次第

次及于事　文公之伯也先軫自下軍佐為中軍帥惟尚德也靈公以後從政者不尚德而以次及焉宜乎其不競矣

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　郤克人臣也猶必報其一笑之辱令當兩君相見而反其惡聲以辱與國之君其能堪乎且又蔑已之君也至于𤦺而亡焉幸矣

六年說欲襲衛　衛有一卿一大夫同在行間而說乃欲襲之不惟棄信亦多見其不智矣

晉人謀去故絳　晉因梁山崩而懼故遷都以厭之

七年吳伐郯郯成　通吳本欲以敝楚而中國先被其

害矣伐鄭者黃池之漸也

爾以譏慝貪惏事君　譏慝貪惏有一于此皆足以亡人之國況兼之乎是故楚任子重子反而失伯任子常無極而亡郢

十四年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　凡大夫有事于境外皆稱族所以尊君命固不在此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非舍族也蒙上逆女之文也所以尊夫人亦不在此

十五年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　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弑君之賊也晉侯率諸侯以討之何患罪人之不得乃同盟于戚使得列于會而誘執之晉侯于是乎失政刑矣書晉侯咎其昧討賊之義而惟逞一已之威福也

十六年其行速過險而不整　其行速魏武帝之追漢昭烈也過險而不整夏王之救東都也

六月晉楚遇于鄢陵　楚欲及東師之未至而戰其行

速故晉師方臨鄭而相遇

楚晨壓晉軍而陳至陳于軍中而疏行首　邲之役楚乘晉之不備而晉潰晨壓其軍而陳亦掩其不備使之欲進不可爭退必亂也邲之戰中軍下軍皆潰欒書下軍帥也楚人狃而易之其謀若曰如此書又不知所為也已成陳以當之楚先為奪氣矣

文子執戈逐之　觀後欒書怨郤至則文子之逐宣子其識遠矣不在其位而露才揚已無補于國而咎怨及

身可矣乎

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　壓壘故可望且彼此閴嚚聲陳而不整軍而不陳皆在目也

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于險　鄭敗而其君先遁楚人顧之遂莫有鬬心而退故薄于險而反爲晉所乘也季梁有言偏敗衆乃攜矣

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　楚師猶未甚敗而王遽遁者二卿相惡子重因子反之醉與王俱遁

以幸其敗也王及令尹既遁而師有不胥潰者乎

十八年孤始願不及此至神之所福也　悼公初入其氣象極似漢文帝朱子謂數語便有操有縱

齊為慶氏之難至使嗣國氏禮也　齊之有慶克猶魯之有僑如也僑如搆季孟于晉有郤犨為之主而魯卒出而盟之齊則國佐被殺高無咎鮑牽刖且逐慶克雖死慶封反因以得政其右淫人也若是豈非魯猶重禮教而齊風俗大壞不之恥耶

襄三年孟獻子相公稽首　仲孫不能守周公之典以尊其君而稽首于大國又不能以禮拒大國之求而請屬鄫以供命其不逮鄭子產遠矣其平日之言行時合于道而謂之社稷臣則未也

與之禮食　禮食盖儀禮所謂公食大夫禮也

四年魏絳曰諸侯新服至無乃不可乎　晉方有事于中原而無終遠在東北若用師焉楚爭陳鄭鞭長不及也故姑事覊縻盖莊子一時之權計而後王誤懦者乃

用為口實何哉况戎先納賂以請和亦與屈中國以事外夷者異矣

五年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至言王叔之貳于戎也

晉新和諸戎將與楚爭陳鄭又無以謝王之愬故以貳于戎誣使人使王懋而自止且堅諸戎之心也

六年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至亦逐子蕩　勝字當讀平聲以為不勝任而逐之也亦逐子蕩子罕之言謂亦宜逐也

九年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　晉侯所聞盖相

傳之恒言

姜曰亡是於周易　當以亡是絶句言無是理也

我實不德至何恃于鄭　武子之言宏遠不迫猶有王

臣氣象

輸積聚以貸　晉饑故各輸其積以貸

十年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　會吳者

欲分楚之力以爭鄭也乃無故而興得已之役以徇中

行偃范匄之請晉君親在行閒曾不以勤而無所爲懼何哉盖悼公之爲君也量有餘而畧不足以濟之乘厲公之後于世臣大族欲以徳禮柔而服焉而不知過于寛假則上下之分不肅久將專命而無所忌威權日以下移矣

初子駟爲田洫　子産爲政田有封洫亦因子駟之故而修之

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至我將獨進　欒黶違師先進

而晉君不問棫林之役棄命先歸以辱社稷彼固以為恒矣靡之汰悼公成之也

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師悝至女樂二八　晉楚爭鄭三駕乃定諸侯道敝悼公乃不深惟柖攜懷遠之道苟焉私享其重賂是勸諸侯以黷貨也至是而悼公之志荒矣

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　惟欲正諸華故和戎以壹其力而豈謁諸華之有以媚戎狄哉

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　莒圍台武子乘其虚以入鄆即圍魏救趙之智也

十四年晉侯舍新軍禮也至故舍之　晉侯之舍新軍以二子之弱也非知其僭而革之也盖其入國之初修舉廢墜政令雖若可觀而權之下移者不能復收之以歸于上故限于世及之例寧廢新軍而不敢遻于大夫之中舉其賢者以使為卿至此則六卿之勢一定而不可變矣觀其嘉魏莊子之功賞以金石之樂而縣上之

荀偃從新軍以次佐下軍而已亦不能如文公之用原軫也夫撥亂反治苟無非常之才其力固難以及遠也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至謀定衛也　孫林父甚善晉大夫而荀偃親嘗弑君者也其不欲伐衛固宜吾與乎悼公欲繼文襄之烈身為盟主同姓之國有出其君者不以為已恥乃偷一時之安納邪臣之説墮冠屨之義身歿而公室遂卑有以開其漸矣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楚之不能與

晉爭成於子辛之侵欲也而士匄復蹈之及為政而又重諸侯之幣晉雖欲不失伯得乎

十六年以寡君之未禘祀　時晉亦僭用禘祀之禮

十九年范宣子言于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　鍼子蟜伐秦之善所以彰欒黶先歸之惡也于是士匄將逐盈矣

士子孔亦相親也　士石經宋本皆作二

二十三年晉將嫁女于吳　晉侯內有四姬而已亦嫁

女于吳其違禽獸不遠矣

初臧宣叔娶于鑄至乃立臧為 臧紇以少凌長為臧氏後及欲成季孫之邪心廢長立少遂失守宗祧宜非君以此始亦必以終乎

二十五年趙文子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 范滅趙興基于此矣

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 弭兵則威削于外晉所以有黄池之盖民附于内趙所以能興晉陽之甲

晉人問陳之罪　鄭伯之請伐陳在范宣子為政之日
令新易趙武故復詰問陳以何罪見伐
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　不書其族蒙上會諸大夫之
文也　二十七年
伯有賦鶉之賁賁至非使人之所得聞也　伯有憤于
晉執衛侯鄭伯為請而不獲命必待納衛姬而後釋之
故賦鶉賁以刺趙武言誰執晉政而不辨姓也趙武恥
之故若不知其刺晉而謂伯有自誣其上

崔之薄慶之厚也　及期而厚者亦亡矣殆天討弑君之賊而使自相殘也

遂滅崔氏　崔氏滅于九月慶氏即滅于明年之十一月

二十九年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　書公在楚傷天下之無伯也

三十年無欲實難至邑將焉往　趙子直不知此義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　使次已位滿其欲

也

泰侈者因而斃之　法不嚴則制度徒為文具而不得行也

子産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　三年而復之但欲其勿撓已政不為已甚所以安巨室也

三十一年滕成公來會葬　魯既留楚會葬復尤而效之時無伯主則小大轉相役而已

繕完葺墻　繕完李涪刋誤云當作繕宇

不立是二王之命也至雖有國不立　觀狐庸之言則夷眜將背前約而以位私其子如宋趙普豈容再誤之情矣僚之立非衆所戴也宜其啟光之爭以揖讓始之而以簒弑終之歟

昭四年鄭子產作丘賦　並從晉楚國用不足子產賢者豈得已乎

六年士匄相士鞅逆諸河　士匄董遇王肅本皆作王正疏云不當取士鞅之父同姓名而為之介

七年夢周公祖而行　周公祖以道之雖鬼神亦無如蠻夷之横矣然則有能攘之以安中國者豈非文武周公所式憑乎是故夫子未嘗不偉桓文之績也

十三年乃並徵會告于吳　楚圍既死乃敢徵會于諸侯盖政在私門志不在于修伯業也告于吳謀因楚國未定而弱之

子産爭承　貢之無藝不得已而取諸邱賦爭承庶乎得以寬民力焉而竟不及改也故制國用者必先正君

而善俗

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至吾豈無大國 自昭以前其辭命猶皆有三代禮義之風至此則惟以利害相恫喝流而為戰國縱横之術矣

十五年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多言舉典而樂憂習儀已亟而不感末盛本撥適長亂亡而已

十六年昔我先君桓公至敢私布之 昔我桓公一段借商人之質誓以諷晉卿不當匄奪于小國

十七年天子失官學在四夷　石經作天子失官官學在四夷

十九年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至故太子建居于城父　二五之出三公子也動以啟土無極之出太子動以得天下小人之言如一轍

二十一年而不能送亡君　孫毓以送亡絶句

二十三年胡沈之君幼而狂至楚必大奔　即鄭子元所以敗王師

吳太子諸樊入郥　諸樊二字當誤

二十五年吾聞文武之世　文武宋大字本作文成

二十六年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至亦唯伯仲叔季圖之　周之典籍皆歸子朝故其辭有承平之風其爾雅

勝于呂相之絶秦也

攜王奸命至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　歷舉攜

王頹帶以指斥敬王

二十八年吾懲舅氏矣　懲舅氏言其種之不宜子也

古者妾媵皆其姪娣注以為嫌母氏性不嬪盖因不使叔虎之母之文

定元年春王　未踰年而改元不正之大者是以經文定無正月

五年于西閒高厚焉　石經高厚下有大小二字

六年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　衛為狄滅大路少帛掃地無遺故言宗器自文公始

鄭于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　子太叔始卒

而鄭遂爲不道至此

九年陽虎欲勤齊師也至已于是奮其詐謀　田常以此智代齊

十年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　此篇叙事于孔子皆稱名君在會故也

使公若爲郈宰至齊人乃致郈　費屢叛至是郈亦叛矣隳費隳郈皆因勢利導之也二子所謂遊其術中而不悟者羅氏既盡殺其牙兵而悔亦猶是也朱子語類論此事亦

爾亦引羅紹威事為詞

十三年使師伐晉將濟河至乃伐河內　孟達以此亡

孟司馬懿之師在外與此固懸殊也

哀七年以吳為無能為也　以吳為無能為句為伐邾

起本

十二年盟所以周信也至亦可寒也　吳本蠻夷太宰

又小人也不可喻以禮教故子貢景伯皆詭其辭以止

之若對季札伍員當改命矣

十五年成叛于齊　至是而成亦叛所謂五世希不失

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至無乃不可乎

吳人不欲以尸入惡其凶也故以不許奉尸將命則是

吳人先以凶禮自處折之

二十二年越滅吳　闔廬之殪力已竭于入楚也夫差

之亡力已斃于勝齊也越適乘之耳天下未有能以獨

力拔一國者也

義門讀書記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義門讀書卷十一至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王永鎮

義門讀書記卷十一

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撰

穀梁春秋

隱元年春王正月　所紀者魯侯之年春秋魯史也所奉者周王之朔子為正春始於子月皆從周制春秋天子之事也

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建文帝不欲負殺叔父名斯

言為之
母以子氏至賵人之妾則不可　由此說乃與僖公成風一例咳氏亦云然
祭伯來　善親親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允也
二年會戎危公也　會戎於潛傷天下之無王也東方禮義之國出與之會非桓文之作周制日替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春會秋盟何其親也
三年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曰交

譏者得經意周則失矣魯何以致此也

四年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　晉趙盾弑其君可謂以國氏乎曰祝吁者未命之辭也

于濮者譏失賊也　于濮紀實也弑君之賊當窮討焉耳

立者不宜立者也　晉未見其不宜立也其曰立者雖不命于先君而國不可以無主為衆之所予則入而承其統焉可也盖異乎不待迎而入國者矣予之也

五年仲子者惠公之母　此仲子自當為桓公之母

伐不踰時至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唯其重故不踰時

七年滕侯卒　滕侯卒當與後宿男卒同史闕文耳左

氏以為未同盟則宿男卒又相違反矣若曰宿男不赴

以名又理之難通者也未同盟而猶赴以名者多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國君無子則當立母弟故必殊

之于庶孽也

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　公弟叔肸又何以云哉

下不敢以屬通上則未嘗不以是親親也燕則與族齒

九年聘諸侯非正也　天王下聘不發例于七年之凡伯來聘者凡伯未及致命也

十一年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　隱既濡滞不決有以啟羽父之邪謀至于十年亦已久也故無正

桓二年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至字謚也　然則字其臣子者乃豫凶事也

以成宋亂　書以成宋亂見公生平之為亂人也

六年時曰同乎人也　同乎人也謂他日忘乎不與共戴天之讎遽接齊人也

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此注言天子亦親迎據禮甚核但以文王為天子之証則謬也

九年為之中者歸之也　為之中謂魯

十四年無冰　無冰獨書于春明其為周正也

夫嘗必有兼旬之事焉　釋文兼旬一本作旬趙匡云此旬事爾言祭事當久辨非一旬所了傳寫者見前有

句字遂改爾

十七年葬蔡桓侯　諸侯本當稱侯曰公者不得已而從其臣子之辭也是時蔡人獨不違舊典因而存其實注非

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此注范駁何公羊注甚失輕重不知而作

三年不志崩失天下也　經于桓十五年三月書天王崩而傳云不志崩所未喻范注亦不加契勘

十三年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　上左將軍為大司馬惜未引此

其不日微國也　不日者史失其文

十五年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父母終乃不得歸寧此傳未詳

二十七年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齊桓雖有侵蔡伐楚之事然所以致此者非兵車也

二十八年其以衛及之何也　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

衛人不服罪以自取敗以衛及之罪衛也

閔二年不以討毋葬子也　不必得經意然思之精矣

閔二年不以齊侯使高子也　不以齊侯者嫌以齊臨魯若縣鄙也

僖元年齊人以歸　先言薨于夷而後言齊人以歸為內諱而仍不沒其實

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　我猶以夫人之禮迎其喪齊人則不復以為女故不言姜也

二年衛未遷也　故與城邢異辭

五年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　所以優于文者此也然必合左氏而後本事始見

九年令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為無哀矣　襄公圖霸之不終於是見之矣葵邱之會于五伯為盛而列宋子其無政教亦從可知

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　公羊得之此亦備一說

十年晉獻公伐虢得麗姬　以為伐虢得之者異聞

十二年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　蕭望之不臣匈奴之議本此

十七年其不正前見矣至故稱嫌焉耳　所謂惡惡疾其始

十八年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　宋公書爵善討亂也師不稱率之者諱助亂也會其為狄矣

二十二年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為雩之會　不當幷伐齊喪數之

二十六年乞重辭也　至非所乞也　曰乞示譏中國而乞師于夷公之不忍小忿失其所向背也然天下之無伯至于投命非所其亦重可傷矣

不日微國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不日地逺而告者不詳也既滅同姓又擅以其君歸楚之横暴甚矣

二十七年公會諸侯盟于宋　言諸侯者諱即夷

二十八年諱會天王也　諱之者正名謹微也

天王守于河陽　先書會然後言王守謹微者至矣

主善以内　故獨曰公

三十二年鄭伯捷卒　鄭伯捷不書葬畏晉也鄭來赴而魯不會

三十三年癸巳葬晉文公　殽之戰書日葬文公即以是月不日則疑二事皆在辛巳故重書日也

文二年内大夫可以會外諸侯　内小惡不諱非謂其可會也人不得無禮于我我可無禮于人乎著其實以示譏爾

三年叔服也此不卒者也　此非叔服傳誤也

六年猶之為言可以已也　閏月猶朝于廟則凡月當告朔可見書此者以見後此不告朔之非以為可以已者殆失本意

九年葬襄王　襄王獨書葬蓋自是魯始會葬焉爾踐土之盟河陽之朝惡可少之哉

十四年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書同者傷大夫會諸侯抗然若等夷無所忌也自此政在大夫矣政在大夫

此夷狄之所以得肆而楚遂入主夏盟也

十五年諸侯盟于扈　諸侯既來徵會盟又來告公雖以有齊難不與猶因其來告而書之既不與盟則不復悉知盟者之爲某國故略舉其槩也

宣元年遂之挈由上致之也　由上謂緣上公子遂之文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本欲救陳畏楚不敢往伐鄭以牽制之言晉師者緣上之辭亦諱

政在大夫不使諸侯與之齊也

十一年楚子入陳　復書入者幾不以義終故著其伯討之不光也

十二年葬陳靈公　楚子入陳陳幾不祀書葬靈公嘉楚子之悔過陳得以復延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邱　書同盟者同懼楚也

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譏附夷狄以虐王者

之後故不言帥師會圍宋

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　書四卿者著政逮大夫不相稟承

嬰齊亢也　嬰齊亢而書公不與高傒處父同辭者恥在中國無伯蠻夷之臣得亢列國之君不在公也唐趙氏則云與他國卿盟則恥之會則不恥故澶淵亦書公會鄭良霄

十五年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　於時更有公孫嬰齊故稱仲以别之爾疑非疏之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日葬宋亂故危之也

十七年同盟于柯陵　會有尹單既不可以王人槩之又緣上文故不復出諸侯也

襄三年曰袁僑異之也　言大夫當剌而袁僑不當剌故異之也

十八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書執行人譏其不能申

伯討釋逐君之賊而但執其使也

非大而足同焉　此傳文義殊晦後考石經乃知焉字誤本與字耳宋本亦與

二十七年溴梁之會至晉趙武為之會也　中有甯喜事又至者非一時為重叙文繁故經以諸侯之大夫該之不如傳所云也豹去氏義同左氏亦鑿

二十九年其名成尊於上也　賢者不名然對吳子而言則不得不名矣故曰成尊於上也

䢔四年慶封封乎吳鍾離　言封鍾離異聞

十一年何為名之也至故謹而名之也　楚䖍躬為弑君之賊而又行詐故不與其討　此注與傳違反其論亦當

十三年弑君者日不日此不弑也　䖍死于外不得其日不日者從其實也

十九年日卒時葬不使止為弑父也　止未踰年而死則悼公之葬或在止既死之後與賊在而不能討者異

故書葬歟

定十二年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邉乎齊也　下年齊侯次于垂葭蓋救戍也陪臣結外援以抗君命故以圍言之如二國也

義門讀書記卷十一